

鲜于枢的书画收藏及其经济状况

江秋萌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实物和文献的整理和考证,较为全面地梳理出鲜于枢收藏的书画作品。笔者关注到这些藏品在元代的流传情况,发现它们主要在当时的大藏家手中流传,其来源和流向几乎是同一批人,并且流通速度相对较快,这也反映出元初书画市场的基本情况。同时,本文尝试透过考察鲜于枢的经济状况,揭示出元初较低的书画价格和鲜于枢的购买能力。

关键词 鲜于枢 书画收藏 《云烟过眼录》《志雅堂杂钞》《困学斋杂录》

元代书法家鲜于枢是当时重要的收藏家之一。留有鲜于枢题跋的作品今尚可见十余件,其中《祭侄文稿》、《朱巨川告身》、《定武五字损本兰亭》、《米芾致景文隰公札》曾是他的藏品,《云山图》卷或为其藏品,此外也有一些书画作品上不见题跋而有鲜于枢印记。传世文物之外,散落在文献中曾为其收藏的书画藏品更多,如同时人周密《云烟过眼录》、《志雅堂杂钞》^①,鲜于枢自己所著《困学斋杂录》^②以及元人笔记中,都保留了关于他的藏品的论述。下面从实物和文献两方面进行梳理。

一 鲜于枢所藏书画作品

(一) 至今传世的书画藏品

1. 颜真卿《祭侄文稿》(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跋文有二,皆为小楷书。其文曰[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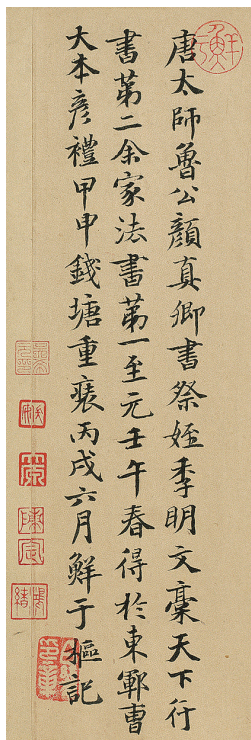
右唐太师鲁国公书祭侄季明文稿。按《宣和书谱》载,内府所藏鲁公书廿有八,此其一也。“宣政”小玺及“天水”圆印遗迹隐然尚存。至元癸未,以古书数种易于东郭曹彦礼。甲申来杭重装。戊子(至元二十五年,1288)十月九日鲜于枢拜手书。

唐太师鲁公颜真卿书祭侄季明文稿,天下行书第二,余家法书第一。至元壬午春得于东郭曹大本彦礼,甲申钱塘重装。丙戌(至元二十三年,1286)六月鲜于枢记。

① (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志雅堂杂钞》,见《中国书画全书》第2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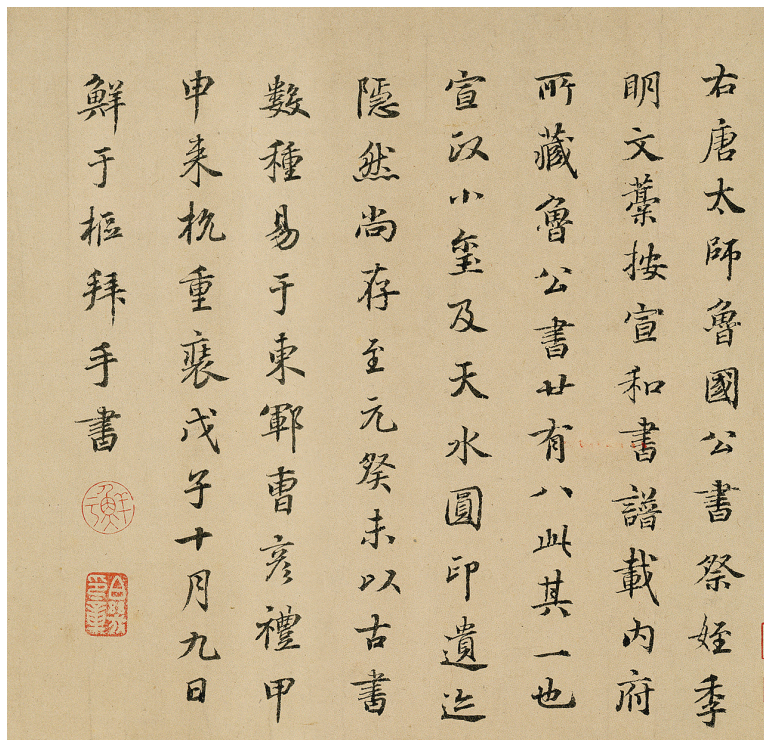
② (元)鲜于枢:《困学斋杂录》,见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十二》,京都:中文出版社,1980年。

〔图一:1.2〕元鲜于枢题颜真卿《祭侄文稿》跋文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版采自何传馨、陈阶晋、侯怡利编:《故宫法书新编(五)》
页4-38,台北故宫博物院,2010年



2

〔图二〕元鲜于枢书颜真卿《祭侄文稿》小楷题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版采自何传馨、陈阶晋、侯怡利编:《故宫法书新编(五)》,页4-38



1



此外,帖前有小楷“颜鲁公书祭姪帖”一行〔图二〕,并无款印,徐邦达先生认为是鲜于枢书^{〔1〕}。

鲜于枢在帖上钤印甚多,依次计有:本帖右上角“枢”朱文方印,“鲜于”朱文圆印与“枢”朱文方印骑缝钤盖,“鲜于枢伯几父”白文方印,“箕子之裔”朱文方印,另一枚“枢”朱文方印,“鲜”“于”朱文连珠方印,卷后二跋俱钤“鲜于”朱文圆印与“伯几印章”白文长方印。共十三处。从钤印情况看,花绫后隔水为鲜于枢时原装(有骑缝印),鲜于枢两跋按年月看前后次序颠倒,中间还插入了周密、屠约、僧德一的观款,并且无鲜于枢骑缝印,应是后人再装时颠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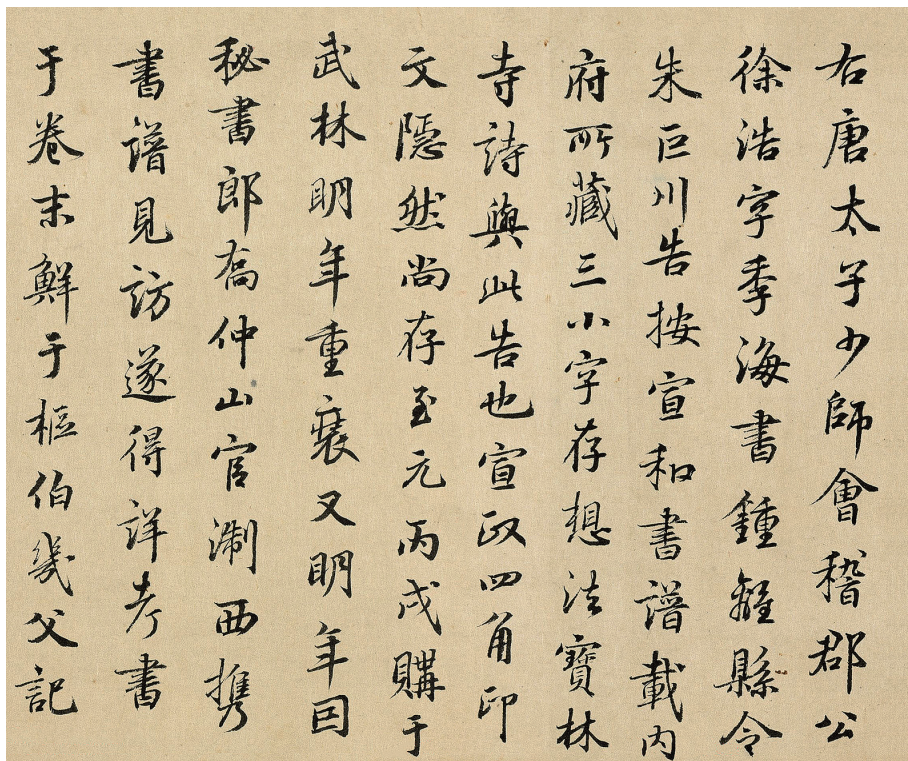
鲜于枢两跋所记得到此帖时间一为壬午(1282),一为癸未(1283),相差一年,不知何故。第二跋时间在1288年,我想再次作跋的原因,或是鲜于枢在《朱巨川告身》跋中提到的,这时乔夔成携带《宣和书谱》来杭,鲜于枢得以查阅而有所得,故此再作一跋。

此帖流传考证见穆棣《宋元间〈祭侄文稿〉的收藏家考略》^{〔2〕}。此帖曾藏于宣和内府,靖康之变后流出,辗转为越州石邦哲所得,鲜于枢癸未、壬午间用多种古书与东鄆曹彦礼交换而得,至元二十一年(1284)至杭州重装,即张之翰《送鲜于都事赴任杭州序》“由湖南宪幕召补内省掾,以家贫亲老不能

〔1〕 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一)》页105,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2〕 穆棣:《宋元间〈祭侄文稿〉的收藏家考略》,《荣宝斋》2016年第12期,页204。

【图三】元鲜于枢题（传）唐徐浩《朱巨川告身》跋文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版采自何传馨、陈阶晋、陈昱全编：《故宫法书新编（六）》
页36-58，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



为同乡，他的《兰轩集》中有《赠曹彦礼教授》、《题曹彦礼褒德集后》⁴¹，吴澄《吴文正集》中亦有《题曹氏褒德集》、《曹彦礼易斋》两诗⁴²，张之翰《西岩集》中也有为《褒德集》所作的诗。可见曹彦礼并非无名之辈，其号易斋，并著有《褒德集》。鲜于枢《困学斋杂录》中记“乔仲山云在都下时……唐人大悲相”后小字注“元彦礼”⁴³，或即指《唐人大悲相》原是曹彦礼之物。

此帖又有元张晏题跋，跋曰：“辛丑（大德五年，1301）岁因到江浙，得于鲜于家，”王连起先生指出，鲜于枢对此帖宝爱多年，生前如何会割爱于张晏，且张晏用的说法是“鲜于家”，这可作为鲜于枢卒于大德五年年底之证⁴⁴。

北……待未几，改授浙西宣慰都事”之时⁴¹。曹大本，字彦礼，鲜于枢记其为东郛人，即东平，地处山东省西南部，古称东原，元时改东平府为东平路⁴²。与虞集《道园学古录》中所记相符，应为同一人：“……后官成均，与郛人曹彦礼先生同馆，见其所藏柳公易赋、灵宝经真迹，非唯笔精墨妙，严劲缜密，神采飞动，至于界画粘缀、硬黄捣练，各极其工之精者矣。留几格临玩仅半岁，博古好雅者以重金购诸曹氏，后虽数见不能久矣。”⁴³从这段记载看来，他是元初一位富收藏、精鉴赏但鲜为今人所知的收藏家。元初著名文人王旭与曹氏

- 〈1〉 王连起：《鲜于枢生卒事迹略考》，《文物》1998年第12期，页77。
- 〈2〉 牛汝辰：《中国地名掌故词典》页209，中国社会出版社，2016年。
- 〈3〉 （元）虞集：《虞集全集》上册，页459，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
- 〈4〉 （元）王旭：《兰轩集》卷三、卷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 〈5〉 （元）吴澄：《吴文正集》卷九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6〉 前揭鲜于枢《困学斋杂录》，页7592。
- 〈7〉 前揭王连起《鲜于枢生卒事迹略考》，页82。

2. (传)唐徐浩《朱巨川告身》(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跋文为小楷书[图三]:

右唐太子少师、会稽郡公徐浩字季海,书钟离县令朱巨川告。按宣和书谱载内府所藏三,小字存想法、宝林寺诗,与此告也。宣政四角印文,隐然尚存。至元丙戌(二十三年,1286)购于武林,明年重装,又明年因秘书郎乔仲山官浙西,携书谱见访,遂得详考,书于卷末。鲜于枢伯几父记。

后有元张斯立、张晏及明代董其昌跋。

张晏跋曰:“可与参政得此诰于鲜于氏,余尝览焉。观李邕谓云,徐季海书,若青云之高,无梯可上;幽谷之深,无径可寻。开元已来,无与比者。今熟览此书,信斯言矣。大德七年,岁在癸卯(1303),十二月十七日,忠宣后人,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兼枢密院判,张晏敬书。”

此帖自《宣和书谱》起多被称为徐浩书,徐邦达先生考证应为唐大历年间省吏所书¹⁾。

鲜于枢、张斯立都未在此卷上钤印。鲜于枢跋中提到的“宣政四角印文”现在已不得见,但帖上仍有“绍兴”印,说明曾入绍兴内府。又《南宋馆阁续录》中称其“唐朝不知名者……朱巨川告身二”²⁾。至元二十三年是鲜于枢来杭第三年,得购此帖,至元二十五年(1286)乔夔成带来《宣和书谱》,鲜于枢得以考证,推此跋当作于这时。张晏前跋提到,“可与参政得此诰于鲜于氏,余尝览焉”。此跋作于大德七年(1303),则张斯立从鲜于枢处得到此帖在此之前。张晏在本帖、骑缝均钤印多次,加之他的语气“余尝览焉……今熟览此书”,或许他从张斯立手中得到了此卷。此外卷中还有“田衍私印”墨文方印。田衍(1258-1313),字师孟,常居大都,与赵孟頫为至交,亦为元初收藏家,不知此卷是否也经他收藏?

在前隔水和本帖骑缝钤有一枚八思巴文朱文方印,据学者研究其意为“司籍/所印”³⁾。司籍所是主管籍没财产的机构,此印说明《朱巨川告身》卷是曾被司籍没收的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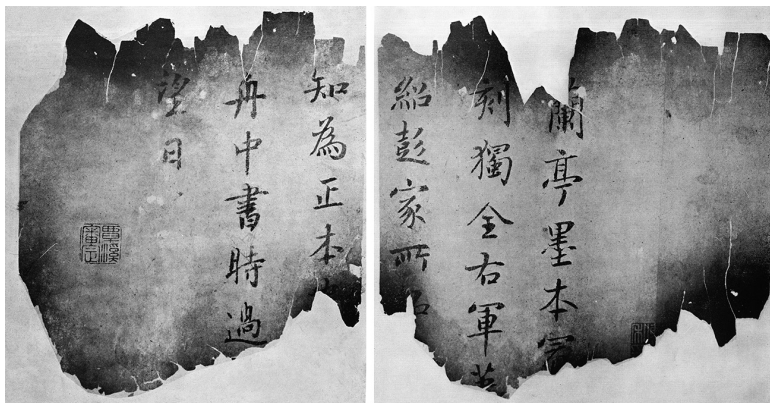
3. 定武五字损本兰亭(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跋文[图四]:

〔图四〕元鲜于枢题定武五字损本《兰亭》跋文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版采自二玄社编:《书迹名品丛刊·赵子昂·兰亭十三跋》,二玄社,1964年



1) 前揭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一)》,页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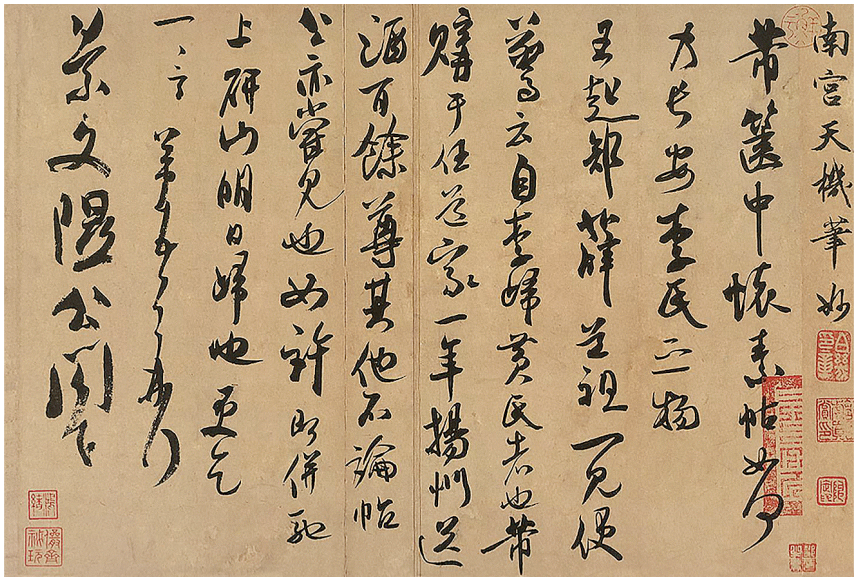
2) (宋)佚名:《南宋馆阁续录》卷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照那斯图、薛磊:《元国书官印汇释》页48,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

【图五】元鲜于枢题米芾《致景文隰公札》“南宮天机笔妙”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版采自林柏亭主编：《大观——北宋书画特展》页329—331，台北故宫博物院，2006年



《兰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独全右军笔意。此薛绍彭家所拓者，不待聚讼，知为正本也。至元己丑（二十六年，1289）三衢舟中书，时过安仁镇，正月望日。

赵孟頫兰亭十三跋第一跋落款在至大三年(1310)九月五日，称：“独孤长老送余北行，携以自随。至南得北，出以见示。因从独孤乞得，携入都。他日来归，与独孤结一重翰墨缘也。”

关于此《定武五字损本兰亭》与赫赫有名的赵孟頫十三跋之具体流传及题跋情况，王连起先生已经作了详实的考证^①，此本《兰亭》吴说于北宋徽宗重和元年得自南阳薛氏，南宋历沈伯愚、贾似道，入元后鲜于枢得之，具体时间不明，后经独孤僧转入赵孟頫手，后似又传入曹知白家，有其子世长印。本文主要涉及宋元一段，之后经历不再赘述。此跋曾被误认为是赵孟頫所书。

4. 米芾《致景文隰公札》（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五）

行书题字：南宮天机笔妙。

题字下钐“伯几印章”白文长方印，本帖右上角骑缝钐“鲜于”朱文圆印。

5. 米芾《希声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钐“鲜于伯几父”白文方印。

《致景文隰公札》、《希声帖》两帖并见载于清代顾复《平生壮观》及吴其贞《书画记》二书。其中顾复记曰^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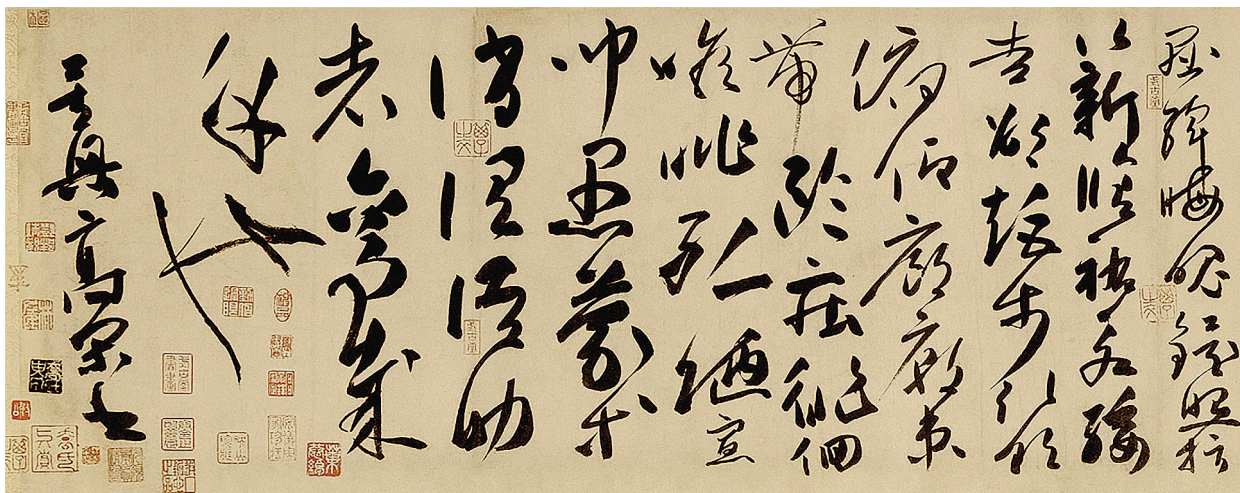
天机帖行草四札最精，鲜于伯机题签曰南宮天机笔妙，遂以为号焉。一景文隰公札，二希声诗，三张都大帖，四彦和国士札。彦和不真，见王济之七札中则真彦和在焉。此季氏所藏，今亦汰去一假者而存三真迹，大快事也。

从记载中可知，顾复、吴其贞所见的这两札，以及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张都大帖》（《河事帖》），加上伪本《彦和帖》，四札曾裱为一卷，鲜于枢总题在前。今天四帖已经分开，《致景文隰公札》和《希声帖》有鲜于枢印记，而《张都大帖》无，因此不能断定伯几时这几札已经裱在了一起，但前两札应能确定

① 王连起：《赵孟頫临跋兰亭序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期、第2期。

② （清）顾复：《平生壮观》，见《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页901，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图六〕唐高闲《千字文》残卷（卷尾） 上海博物馆藏



是他所收藏的。

6.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上海博物馆藏）

《云烟过眼录》记此书是郭天锡家藏。《志雅堂杂钞》记载鲜于枢于辛卯(1291)六月十三日，与郭天锡细观书画于聂子井家：“书之佳者，右军得告帖真迹，快雪帖真迹，赵摹临兰亭真本，乃李山房家藏……汝南公主墓志真本，虞书后有米跋……”¹¹次年周密再访郭天锡，郭氏所出就有了这一卷，看来此卷是郭天锡从聂子井家购得的，且所购不止这一卷。今上海博物馆藏此卷上确有郭天锡诸印，此外还有鲜于枢四枚印记，分别是：首行偏下位置的“枢”朱文方印和缺失右边部分的“箕子之裔”朱文方印，末行左边的“鲜于枢伯几父”白文方印和“渔阳私记”白文方印。而鲜于枢在《困学斋杂录》中记载郭天锡家藏物，已经有了《得告》、《快雪》等帖，说明记录时间在1291年之后，但却未记有《汝南公主墓志铭》，或许此时已经归于鲜于枢了。

7. 高闲《千字文》残卷（上海博物馆藏）〔图六〕

残卷缺前段，从“(回)莽抽条”起，上有“箕子之裔”朱文方印骑缝钤盖九次，还有“枢”字朱文小方印。此外还有乔夔成“乔氏舆成”墨印、“乔氏真赏”朱文方印。

米芾《书史》与佚名《赵兰坡所藏目录》中皆录有高闲《千字文》，不知是否为此本。《困学斋杂录》“乔仲山家藏”内有“高闲千文，余家物，赵明诚家物”¹²。可知此卷由鲜于枢转给了乔夔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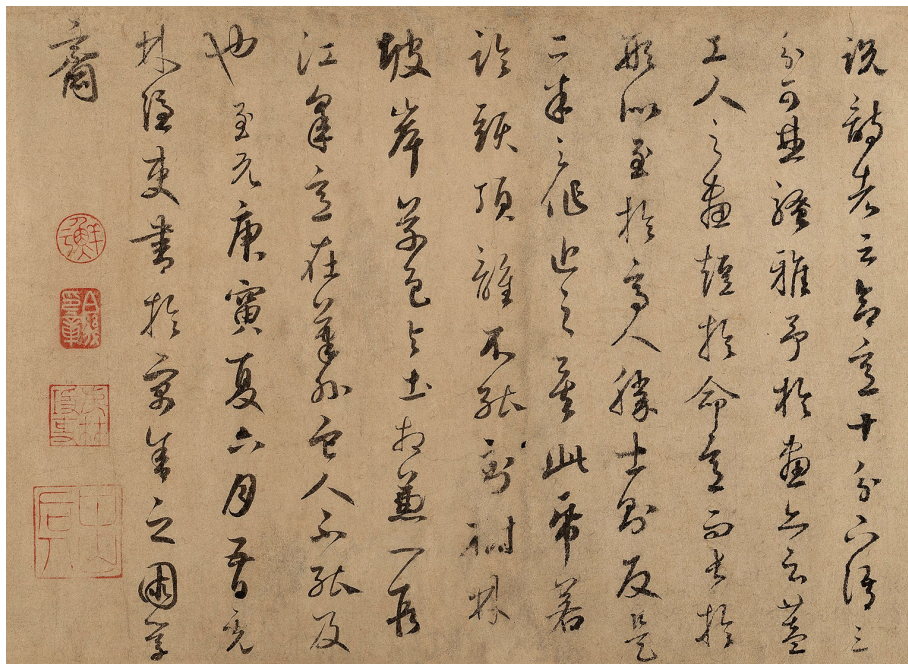
《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高闲《千字文》：“高闲所书仅存莽抽条以下八纸，其上文鲜于枢补之。上人笔墨驰纵类于颠旭，虽半卷千文，其实足窥全豹。鲜于太常补笔，亦几欲乱真。”

今藏上海博物馆的高闲《千字文》被学者认为应是伪作，傅熹年先生认为是宋人书，因为此书不见炸

〈1〉 前揭周密《志雅堂杂钞》，页168。

〈2〉 前揭鲜于枢《困学斋杂录》，页7592。

〔图七〕元鲜于枢题跋米友仁《云山图》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笔，字迹厚重，更像散卓笔所书^{〔1〕}。辽宁省博物馆藏有半卷鲜于枢补高闲《千字文》，与上海博物馆所藏原为一卷。

8. 唐人书《转轮王经》（天津博物馆藏）

卷上无鲜于枢题跋和印记。

见《辛丑销夏记》著录：“墨迹大麻纸，计三接半……贞观廿二年十二月十日，用大麻纸七张二分。”^{〔2〕}款“银青光禄大夫行家令臣阎立本”，应系伪造。后有宋人吴道夫乾道五年一跋。

元人观款二则：

“兴中石郁、括苍郑桂高、钓

台姜楸、虎林盛彪、钱唐仇远、同郡曹良史，至元甲午（三十一年，1294）二月十一日同观于困学斋。”

“至元庚辰八月九日，番阳蔡儒宝偕程士輿同观于开元贞居道室。”

明人题跋二则：

明金幼孜：“臣幼孜侍讲之暇，上从容论及古今书法，因以内府秘藏唐相钟绍京书转轮王经赐臣……永乐三年二月六日臣金幼孜敬记。”

绦隔水上有韩逢禧一跋：“此为唐相钟绍京手迹……相传鲜于困学公珍藏此卷于室中，夜有神光烛人者，非此其何物耶。长洲韩逢禧识。”

从这几段题跋看，1294年仇远、盛彪等人曾在困学斋观赏，因此元时有可能为鲜于枢收藏。郑桂高，字子山，丽水（即括苍）人，至元十七年任本县教谕^{〔3〕}；曹良史，字子才，号梅南，钱塘人，周密《绝妙好词笺》有载；石郁、姜楸二人不见记载。后转入张雨家，入明进入内府，永乐年间被赏出。

9. 米友仁《云山图》（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跋文〔图七〕：

说诗者云：“命意十分，下语三分，可并骚雅。”予于画亦云。盖工人之画短于命意，而长

〔1〕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二》页346，文物出版社，1987年。

〔2〕 （清）吴荣光撰、陈夙飒校点：《辛丑销夏记》页1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3〕 王德毅、李荣村、潘柏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页1942，中华书局，1985年。

于形似，至于高人胜士则反是，二米之作近之矣。此纸若论头顶，谁不能到。树林坡岸草色与土相兼，一段江皋，意在笔外，它人不能及也。至元庚寅（二十七年，1290）夏六月五日虎林隐吏书于寓舍之困学斋。

草书。钤“鲜于”朱文圆印，“伯几印章”白文长方印，“虎林隐吏”朱文方印，“中山后人”朱文方印。跋语中认为工匠之画擅长表现山川的形似，却少命意，而高逸之士则恰恰相反，能够传达出形象之外的深韵，米芾父子就属于后者。这种将以米友仁为代表的“高人胜士”与“工人”分开、将画的命意和笔外之意放在形似之前的观点，与苏轼提出的“士夫画”一脉相承。

后有郭天锡一跋。

10. 宋人《蚕织图》（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跋曰〔图八〕：

此图得古人鉴戒遗意，大与寻常人物华鸟不同。大德二年冬十一月廿八日，困学斋水轩书，鲜于枢记。

此图为绢本设色，描绘蚕织劳动场面，建筑、衣饰皆为宋时风貌，将界画与风俗、人物很好地结合在一起。题跋为大字行书。《石渠宝笈初编》著录，上等字一，亦见《故宫已佚书画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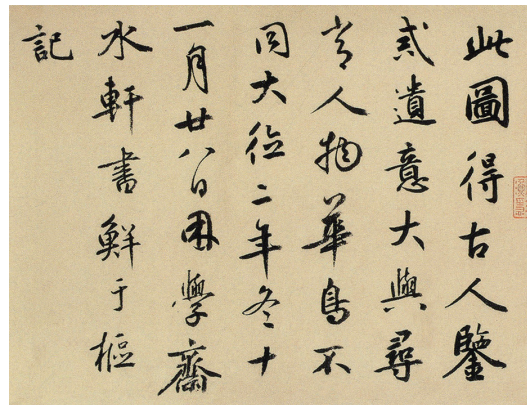
前有元郑足老跋云：“耕织图起于高皇时，此织图也乃当日翰林院画，曲尽蚕家态度，亦尝模而钺板矣。足老曩在杭见之而未睹其真，兹获接识小谷先生出示新得此轴……下题小字实显仁皇后笔……东阳郑足老书，时至元丁亥（1287）下元日。”

后明宋濂跋云：“……今观卷盖所谓织图也，逐段之下有宪圣慈烈皇后题字。皇后姓吴，配高宗，其书绝相类。岂璫进图之后，或命翰林待诏重摹而后，遂题之耶。卷尝藏小谷余先生家，其后有双岩郑子有、困学鲜于伯几所跋。二公当时名流，翰墨皆可保玩。有谓题字为显仁韦后所书，则恐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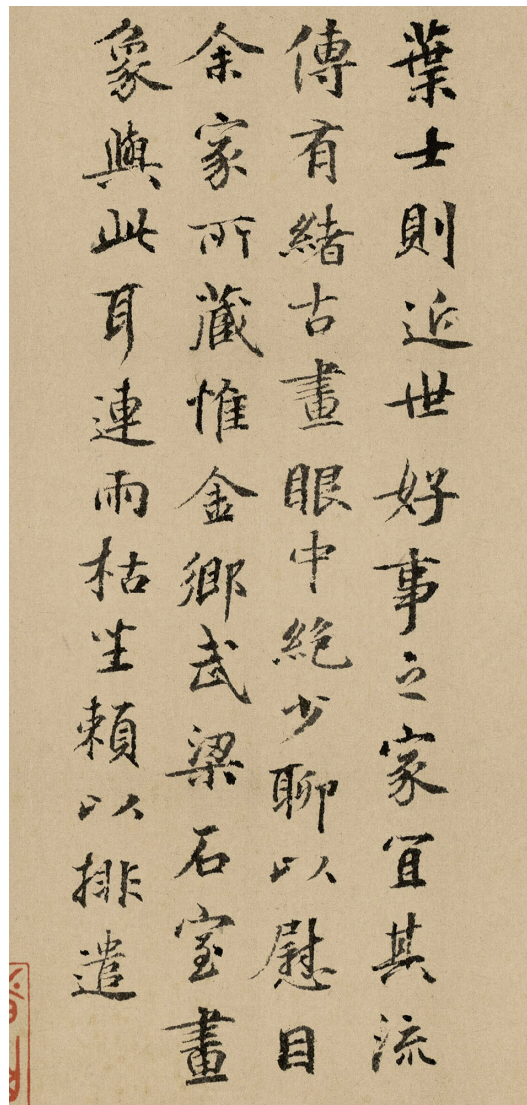
宋濂跋中称郑足老为双岩郑子有，小谷为余小谷。郑子有为宋遗民，宋末方凤《金华洞天纪行》记方凤、其子樗、谢翱、郑子有、叶谨等遗民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正月游金华山事^①。查等人所

① （宋）方凤撰、方勇斟补：《存雅堂遗稿斟补》页9，学苑出版社，2014年。

〔图八〕元鲜于枢题跋宋人《蚕织图》
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图九〕故宫本顾恺之《列女仁智图》摹本中的无款题跋
故宫博物院藏



《元人传记资料索引》，有余茂舒，字小谷¹⁾，《元诗选癸集》录其诗四首，或为此人²⁾。

后明代刘崧，清代孙承泽、乾隆皇帝等六家跋语。根据跋语，郑足老认为这是宋楼璠所进《耕织图》的南宋初摹本，下每段题字者为韦太后，宋濂则认为题字者为高宗吴皇后。鉴定小组定为宋画³⁾。

11. 赵孟坚《水仙》（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跋文现已失去，按《大观录》，后钤有“困学斋印”。跋曰：

元贞二年正月廿五日，鲜于枢同余杭盛元仁、三衢郑君举观于困学斋之水轩。时将赴浙东，仆夫束担，以雨少留。

此卷亦见《珊瑚网》、《式古堂书画汇考》等书著录，著录中都还有鲜于枢跋，或许其跋到清初尚在。此卷有赵孟坚自题，后有多家题跋，《珊瑚网》和《式古堂》所记基本一致，计有鲜于枢、赵孟頫题跋，周密《国香慢》一首，倪瓚观款（与陈惟允同观），以及仇远、邓文原、张槁、叔野、刘笏、林钟、李至刚、张伯淳共十二家题跋，唯叔野、刘笏两人顺序颠倒；《大观录》则少林钟；《江村销夏录》则仅七家，不知以上是否为一本？今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此卷，已不见彝斋自题，后面题跋也只剩周密、仇远、林钟、李至刚，多出民国年间褚德彝跋。周密存世书法作品尚有跋赵孟頫《雪赋》、跋《保母砖帖》等，仇远亦有跋《保母砖帖》和跋钱选《浮玉山居图》等，本卷周密、仇远跋与之相比，笔者认为应是真迹。

鲜于枢跋文中“将赴浙东”，应该就是“宦居于婺”时期，鲜于枢为官时在金华的时间不长，《张公行状稿》具衔即是“从仕郎浙东道宣慰司都事”，时元贞元年。次子鲜于去矜跋其父《杜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就说“先君所书，唯金华最多”，此跋应作于某次由杭州返回婺州之时。

与鲜于枢同观者有郑君举，明朱彝尊《明诗综》卷一七“郑洪”条对他有考证：“《诗话》：郑君举诗一卷，曹侍郎古林藏本。侍郎题是永嘉人，而鲜于伯几书赵子固水仙卷，称元贞二年正月，同余杭盛元仁、三衢郑君举观于困学斋。初疑君举乃三衢人，然考《周玄初来鹤诗》有永嘉郑洪君举之作，见《鹤林类集》，则君举为永嘉人无疑。”方回《桐江续集》有《送郑君举宣城教谕》，结合此卷，他应是元初时人，然陈基《夷白斋外集》又有《送郑君举游金陵序》，《列朝诗集》中郑洪《周玄初来鹤诗》下注“洪武己巳（1389）”，似为元末人，已入明，两者似非同一人。

盛元仁即盛彪，曾为鲜于枢家馆师，为人“清介可重”，大德四年辟吉水州教授，调镇江路学正，戴表元曾作《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马臻《霞外诗集》之《题联句诗卷后有序》云：“至元甲午（三十一年，1294）。龚圣予、鲜于伯机、盛元仁访予，与王子由于紫霞小隐不值，联句而去。二十年间相继长往，惟予与元仁在焉，因感存歿书于卷尾。”二十年后为1314年，其时盛元仁尚在世，而鲜于枢早已故去。

周密之后的一跋为“至正十二年（1352）三月晦日瓚同陈惟允观于快雪斋”，应为倪瓚所书，看来元末

1) 前揭王德毅、李荣村、潘柏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页359。

2) （清）顾嗣立、席世臣编，吴申扬点校：《元诗选癸集·下》页699，中华书局，2001年。

3)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十六》页367，文物出版社，1997年。

此卷早已从鲜于家流出，藏于快雪斋中。郭天锡亦有快雪斋，但此时他应该已经过世，此快雪斋或为刘元晖斋号，见倪瓒《刘君元晖八月十四日邀余玩月快雪斋中对月理咏因赋长句》：“尔营茅斋名快雪，邀我吹笙弄明月。”⁴¹

12. 玉润《潇湘八景图》三幅（分别藏于日本文化厅、出光美术馆、德川美术馆）

玉润是南宋末元初的画僧，当时号玉润的不只一人，铃木敬先生认为此图作者应为若芬玉润⁴²，生平见载于吴太素《松斋梅谱》、夏文彦《图绘宝鉴》，此图约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流传至日本，今存三幅，每幅上均钤有“三教弟子”印，印文与尺寸皆与鲜于枢所使用的相同（见鲜于枢书《老子道德经》卷、《王荆公杂诗》卷），因此有学者根据玉润生平活动与鲜于枢足迹推测，“鲜于枢可能在玉润活动的杭州，或是玉润归老故乡的金华得到了这件潇湘八景”⁴³。此外，卷上还有“北山文房之印”，之前被认为是足利义满的印章，现在怀疑印主人是与鲜于枢交好的郭天锡，号北山。“××文房之印”的格式，且“文”捺上三撇的写法，有可能模仿南唐“建业文房之印”。元初这样风格的模仿也并非孤例，张晏“瑞文图书”的“文”字也作此写法；在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帖尾郭天锡钤印上方，就有“弘文书印”一方。虽然存世郭天锡印尚未见到“北山文房之印”，仍然有一定的可能是他的印章。

13. 顾恺之《列女仁智图》摹本（故宫博物院藏）

跋曰〔图九〕：

叶士则，近世好事之家，宜其流传有绪，古画眼中绝少。聊以慰目，余家所藏，惟金乡武梁石室画像与此耳。连雨枯坐，赖以排遣。

小楷书，无落款、钤印。《石渠宝笈初编》著录，徐邦达先生指出此跋书法很像鲜于枢字迹⁴⁴。笔者将此与其他鲜于枢小楷跋相比，发现此作较之跋《保母砖帖》更为萧散自然，更接近跋颜真卿《祭侄文稿》鲜于枢第二跋，推测为鲜于枢稍早时所书。

之前还有南宋末年汪注一跋、叶隆礼一跋。叶隆礼，字士则，淳祐年间进士，鲜于枢跋中也有提到。徐邦达先生研究此卷后认为，“笔法不很遒劲流畅……定为北宋时代的临摹本，应无大差”⁴⁵。《云烟过眼录》中记有赵与懃家藏“顾恺之列女图”⁴⁶，考虑到卷上还有王芝、乔夔成等元人印记，有可能就是此本，所以流传到鲜于枢手中的可能性就更大。按跋文，他或许从叶家同时得到此卷以及武梁祠画像石

41 元倪瓒著、江兴祐点校：《清閟阁集》页99，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

42 转引自衣若芬：《玉润〈潇湘八景图〉东渡日本之前——“三教弟子”印考》，见《美术史研究集刊》第二十四期，页148，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8年。

43 前揭衣若芬《玉润〈潇湘八景图〉东渡日本之前——“三教弟子”印考》，页147。

44 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页29，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45 前揭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页29。

46 前揭周密《云烟过眼录》，页137。

拓本，亦符合鲜于枢好古之兴趣。

（二）仅见于记载的书画藏品

1.（传）王献之《保母砖帖》

《保母砖》为南宋时会稽之黄閒农人掘地所得，并出一曲水小砚，后归钱清王千里，王千里延请众人为之作跋，并有拓印、勾摹相传者。宋人多有宣扬它的诗作跋文，姜夔更是作长跋，并提出“七美”、“七辨”。时人亦有怀疑者，赵希鹄直指其为“山阴僧伪作王大令书保母墓志，韩侂胄以千缗市”，却“殊无一点大令气象”¹。赵彦卫《云麓漫钞》提出“或云近人伪为之”的“五验”²。今人也有研究论证这是宋人伪托之作，观点令人信服³，但总体而言，元初文人还是继承了褒扬激赏此作的观点，一时间纷纷购藏。

藏品流传至今最为著名的即是故宫博物院藏传姜夔《保母砖帖长跋》，元初尚有保母砖拓本，属于周密，前有姜夔款长跋，启功先生认为应是金应桂手录⁴。帖上有金氏印，后有周密、鲜于枢、仇远、张垞、白斑、邓文原、赵孟頫等多人题跋。董其昌将本帖与赵跋刻入《戏鸿堂帖》，后帖与题跋分离，徐放从《戏鸿堂帖》中摹出一本附在前面。今存唯一一本原拓藏在佛利尔美术馆，后有元人郭天锡、赵孟頫、陈从龙跋，明董其昌、徐守和以及清乾隆等人跋。从跋语可知，元初为赵孟頫所有，至元己丑（二十六年，1289）赠与郭天锡，至赵孟頫十五年后再见时已在范乔年家，后又传至龚立本。

故宫博物院周密本后赵孟頫题跋，提到“丙戌（至元二十三年，1286）冬，伯机得一本。继之，公谨丈得此本，令诸人赋诗，然后，识中知有此文。丁亥（至元二十四年，1287）八月，仆自燕来还，亦得一本，又有一诗僧许仆一本。虽未得睹已可拟。世人若欲学书不可无此，仆有此，独恨驱驰南北，不得尽古人临池之工，因公谨出示，令人爱叹”。仇远的题跋中，也提到“丙戌冬伯几出保母帖相示命题诗”，想来鲜于枢所藏《保母帖》后，亦有累累元人题跋，可见他对此宝珍爱异常，也是一时收藏之风气。

2. 唐临吴兴二帖

元柳贯《待制集》卷十九记云⁵：

此吴兴二帖方圆转折应规入矩，出于能笔无疑。鲜于公谓得之驸马都尉杨氏，杨氏慕李和文、王晋卿之为人，好蓄法书名帖，尝临其家所藏真迹，街幅识以副驸书府印，刻之第中之清谿堂，此盖其未临时本也。鲜于公官婺时，与成斋王先生为文字交，故辍以赠之，而自著其所出于后，神物亦得其所归哉。使留之困学斋中，则六丁亦取之上天矣，予从云卿借观，因为

1、（宋）赵希鹄著，尹意点校：《洞天清录（外二种）》页52，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

2、（宋）赵彦卫：《云麓漫钞》页151，中华书局，1985年。

3、王力春：《从鉴藏视角看王献之保母志之伪》，《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页82。

4、启功：《从〈戏鸿堂帖〉看董其昌对法书的鉴定》，见《启功书法丛论》页80，文物出版社，2003年。

5、（元）柳贯著，柳遵杰点校：《柳贯诗文集》页399，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

二帖志喜如此。

杨中斋即杨镇，字子仁，号中斋，堂号勤有堂，严陵人，景定二年(1261)尚宋理宗女周汉国公主，因此称他为驸马都尉。入元曾为吏部尚书兼临安府安抚使，又为江西行省左丞，家富收藏，曾有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欧阳询《梦奠帖》等名迹，《困学斋杂录》“古器”条特列“杨中斋驸马”条¹。柳贯文中说杨镇“慕李和文、王晋卿之为人”，李、王二人亦为驸马都尉，《挥麈录》记李和文“其家书画最富……皆冠世之宝”²。

成斋王先生即王城，字玉成，金华人，宋末补修职郎、建康酒税院，未上，入元不复出，其人见《宋元学案》记载。鲜于枢官浙东道宣慰司都事，前已提及，鲜于枢曾藏此唐临《吴兴帖》，然后在婺州任职时赠送给了王城。柳贯提到的“云卿”是王城之子，名云龙，字云卿，柳贯、黄潛等都有诗赠他。

3. 杨羲《黄素黄庭经》

此件作品见载于米芾《书史》：“《黄庭经》是六朝人书，绢完，并无唐人气格，缝有书印字，是曾入钟绍京家。黄素缜密，上下是乌丝栏，其间用朱墨界栏”，并录有卷后陶穀和他的跋语。

元赵孟頫《松雪斋集》中有《题黄素黄庭后此书飘飘有仙气意其为扬许旧迹盖人间至宝伯几所藏也》³，认为是晋杨羲所书，汤允谟《云烟过眼续录》也用了这个说法⁴。

明宋濂《题墨本黄庭经后》谓曾见此本，他应该见过米芾的记载，在他的叙述中，此帖之前的流传与《书史》相同，米芾之后“复入宣和内府。宋策既讫，流落人间，鲜于伯机以重资购得，用楼阁锦装潢成轴，题其签曰琴心玉文。赵子昂为之赋诗，定为上清真人杨许所书，且称其飘飘然有神仙之气，而伯机亦自谓生平书法得之于此为多。不知何时又归乔篔成、汤屋二氏。乔字仲山，汤字君载，最号藏书之家。今则又入中秘矣”⁵。

明丰坊《书诀》对鲜于枢收藏此帖也有记载：“杨羲吴郡人，修道茅山，时称真人。小楷黄庭内景经，飘飘有仙风道骨，鲜于枢摹刻于困学斋。永乐间东书堂翻入右军部，非也。”⁶

此作晚明时归韩世能，被董其昌刻入《戏鸿堂帖》，认为“冠诸帖”，但他所刻并非原本，而是韩逢禧随手所临⁷。

大德五年(1301)仇远跋赵孟頫至元二十八年(1291)时所书的《过秦论》云：“予十数年前，游白石披

1 前揭鲜于枢《困学斋杂录》，页7891。

2 (宋)王明清：《挥麈录》页8，中华书局，1961年。

3 (元)赵孟頫：《松雪斋集》，中国书店，1991年。

4 (元)汤允谟：《云烟过眼续录》，见《中国书画全书》第2册，页919，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5 (明)宋濂：《宋学士全集》页480，中华书局，1985年。

6 (明)丰坊：《书诀》，见《中国书画全书》第3册，页845，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7 事见(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小楷墨刻”条，《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万历野获编》页657，中华书局，1959年。

云庵，南谷先生出示子昂所书《黄素黄庭内景经》，今复见《过秦论》于民瞻，字画比《黄素》尤缜密，实为二妙。”¹¹则赵孟頫见到《黄素黄庭经》在1291年之前，推测就是从鲜于枢处借观、临摹，那么鲜于枢得到此卷也应该在这个时间之前。

4. 《集古款识》四卷

元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有“集古款识四卷，得于太常典簿鲜于伯机家。其文章字画奥雅难读，而后人不知因为之释”¹²。文中称鲜于枢为太常典簿，时间应在大德五年之后，又说是鲜于伯机家，因此笔者怀疑陆友仁获得此书是在鲜于枢过世之后。这也可以看出鲜于枢的兴趣之广泛，金石鼎彝亦他所好。

5. 怀素《猛虎吟》

《困学斋杂录》“济南张与可家”条有“怀素猛吟”后小字注“余家物”¹³，又《云烟过眼录》称，“兰坡赵都丞赵与懃所藏”有“怀素书大风歌、猛虎吟”¹⁴。推测鲜于枢可能得自赵与懃，后转入张斯立家。

6. 赵模《千字文》

徐邦达先生《古书画伪讹考辨》曾考赵模集王羲之行书《千文》，记粤人罗恽藏有一本，应为翻摹本，后元明人题跋为真迹，而《大观录》、《墨缘汇观》所记为另一本¹⁵。《大观录》、《墨缘》两书记该卷郭天锡、宋濂跋，接缝有伯几印章，后者更记还有“虎林隐吏”、“箕子之裔”两印。现将郭天锡跋并录如下：

昔梁武帝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敕周兴嗣作韵语教诸王学。自兹始有《千文》。此《千字文》，唐太宗朝供奉搨书人太子右监门铠曹参军事赵模集右军行书千字文，拓进文皇帝者。雄劲道媚，代无比伦，千态万状，备尽龙跳虎卧。一点一划，俱似《兰亭》、《乐毅》。盖赵模是贞观供奉搨书国工四人之首，备摹内府二王等帖，又尝亲拓《兰亭》，宜得真为最。方之古今集书，自是不同。智永《真草千文》，亦号能传家法，虽临王书，全是己法，较之二王笔势，渠乃曾孙行耶。近见《圣教序》，结体全类此本，是高宗咸亨三年，去贞观末年二十四年矣。当时此书传世已久，故字字规模也。纸素字划，与模所搨《兰亭》不差毫发。辛卯岁（至元二十八年，1291）博易予伯机。癸巳（至元三十年，1293）长至日，重装于钱塘甘泉坊寓居之快雪斋。金城郭天锡审定真迹秘玩。

宋濂跋亦见于《宋学士文集》卷十五，也提到：“此本系鲜于奉常家藏者，神采尤沈著不露，可宝也。”

《志雅堂杂钞》“是日同访郭祐之……赵摹兰亭千文各一卷”，时“壬辰（至元二十九年，1292）四月十

〈1〉 见（清）吴升《大观录》卷八“赵孟頫书过秦论卷”条，《中国书画全书》第8册，页278，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

〈2〉 （元）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民国景明宝颜堂秘笈本。

〈3〉 前揭鲜于枢《困学斋杂录》，页7891。

〈4〉 前揭周密《云烟过眼录》，页136。

〈5〉 前揭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页49。

日”，应即《云烟过眼录》所记“郭右之天锡号北山所藏……唐模千文。”郭天锡跋与周密所记正能相合，至元二十八年(1291)郭天锡从鲜于枢处易得此卷。而鲜于枢在跋唐模兰亭时，末句“况今相去又千载，古帖消磨万无一。有余不足贵相通，欲抱奇书求博易”，当正同于郭天锡求购时的心情吧。

7. 智永《千字文》

杨士奇《东里集》卷二十一“智永千文”条：“右智永千文真迹，故藏鲜于伯几家，大德中摹刻在松江郡学。此本余近得之闽人王源永。书如精金粹玉。此刻于规模结构近之，论丰采神韵相去甚远，其效龙伯高而未至者欤。”¹¹

8. 李建中《千字文》

鲜于枢跋：

尝见世所谓李西台书，以真前辈轻于许可。及见此书乃知不我诬也。余家藏千文三本，僧高闲、赵模与此。高草书赵行书此则正书，各有妙处，览者自当知之。丁亥（至元二十四年，1287）五月十二日，因雨中阅法书重题。虎林逸民。

此段题跋见录于《清河书画舫》、《大观录》、《式古堂书画汇考》，按《大观录》著录¹²，此卷首有“绍兴”、“睿思东阁”印，曾入高宗御府，并有“邓文原印”、“鲜于枢伯几父”印，鲜于枢跋落款后未钤印，之前还有若干宋人跋，后即为明代吴宽题。不知此卷在鲜于枢后是否归于邓文原。

9. 黄庭坚《赠云庵道人歌行》

《石渠宝笈初编》录宋黄庭坚草书《赠云庵道人歌行》一卷，为“上等月一”¹³，款书“大观丁亥春正月灯节后三日为云庵道人题，庭坚”。拖尾有鲜于枢跋：“黄文节公之笔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无点画之有差失。此诗乃赠云庵道人，作云庵即相传辟穀弃家者，其他诡秘不尽述，盖亦有道之流，睹文节数语可想见其人矣。鲜于枢伯几父题。”

10. 欧阳询《化度寺碑》拓本

见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中《题何梦华观碑二图》条小字注：“近始考定化度寺碑将及千字之全本，皆宋刻宋拓，予所见赵松雪手跋本，及今闻鲜于伯几手题本，实即是此翻本。虽郁氏书画记亦莫知其为贗也。惟予斋所藏旧残本及吴门所传弇州二残本乃是真者。”¹⁴又有《闻吴门繆氏所藏化度寺碑是张尔唯旧本因题记于醴泉铭王长垣本二首》：“繆氏化度悬价千金，有伯机手题，然是翻刻耳。”

即可知，翁方纲曾见鲜于枢手题一本《化度寺碑》拓本，他认为那是宋翻刻本。

11 (明)杨士奇：《东里集》卷二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12 前揭吴升《大观录》，页183。

13 (清)张照等：《石渠宝笈初编》卷一三，清文渊阁四库全本。

14 (清)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五四，清刻本。

11. 韩滉《醉道士图》

赵孟頫第一跋韩滉《五牛图》曰：“余南北宦游，于好事家见韩滉画数种，集贤官画有《丰年图》、《醉学士图》最神，张可与家《尧民击壤图》笔极细，鲜于伯机家《醉道士图》与此《五牛》皆真迹。”

《醉道士图》这一图式的起源，见于唐刘餗《隋唐嘉话》：“阎立本家代善画，至荆州视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名下定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张僧繇始作醉僧图，道士每以此嘲僧，群僧于是聚钱数十万，贸阎立本作醉道士图，今并传于代。”¹是先有《醉僧图》而后有《醉道士图》的。

《困学斋杂录》所记“司德用”条有“韩滉《醉道士图》”²，若是同一本，则所记时间是在此卷从鲜于枢家到司德用家以后。

12. 赵孟頫《委顺庵图》

见张丑《真迹目录》记“项氏藏松雪翁委顺庵图卷”³：

鲜于伯几自号委顺庵，求仆作图。仆遂戏为图之。或者谓本无此竟，图安从生。仆意不然，是直欲写伯几胸中丘壑耳。尚安事竟哉？子昂。

诗云：孤松秀崇风，闲云媚遥岭。岩华动生意，石泉鸣清音。拿舟渡绝壑，结茆并云林。床头散细帙，膝上横素琴。我本丘壑人，尘土日见侵。赖君绝俗姿，写我遗世心。愿言答清贶，勇去投吾簪。谢子昂，诗附此，枢。

后有元人僧有在长诗，张守正、揭傒斯跋，明人程南云跋，项元汴题记云值一百五十金。翁方纲《复初斋文集》“跋赵文敏画委顺庵卷”一条：“右赵文敏为鲜于困学作委顺庵卷，与玉峰张氏所记不同，盖别是一手所为。后五绝乃揭文安笔，今亦无款，何也？”⁴那么他所见到的与张丑所记应该不是同一本。王连起先生在《元人书〈武林胜集〉卷研究》一文中对此画进行了考证，他还提到曾在美王季迁先生家见过一卷，“水石景物、墨笔勾描，全不同以往所见赵画，画后赵、鲜于题跋亦不敢认”，却以赵画、伯几题名于世。但此图应是有来历渊源的⁵。

13. 《西溪图》

赵孟頫《松雪斋集》卷三有《题西溪图赠鲜于伯机》⁶一首：

山林忽然在我眼，揽袂欲游嗟已远。长松谖谖含苍烟，平川茫茫际层岫。

<1> (唐)刘餗：《隋唐嘉话》页14，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2> 前揭鲜于枢《困学斋杂录》，页7592。

<3> (明)张丑：《真迹目录》，见《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页385，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4> (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三三，清李彦章校刻本。

<5> 王连起：《元人书〈武林胜集〉卷研究》，见《故宫学刊》2005年第2期，页94。

<6> 前揭赵孟頫《松雪斋集》。

大梁繁华天下稀，走马鬪鸡夜忘归。君独胡为甘寂寞，坐对山水娱清晖。
西溪先生奇崛士，正可著之岩石里。数间茅屋破不修，中有神光发奇宇。
绿蕨齐叶白芷生，送君江南空复情。相思万里不可见，时对此图双眼明。

14. 周密记载的鲜于枢收藏

《云烟过眼录》中记有¹：

文思博要帝王一部。为唐代类书，后有史馆新铸印以及北宋蔡京、周邦彦、晁说之、薛绍彭等绍圣年间诸人跋。《志雅堂杂钞》中记“王井西收得唐时古书一册，名文思要览，今在伯几家”、“王子庆物，归之张与可”得知，此书原属王芝，经张斯立，两易其手转入鲜于枢。

吴彩鸾书切韵一卷。

沈传师书积雪阴山马过难。

索靖章草月仪帖一短卷。有希世小印、永兴节度使印，韩氏物。

晋武帝真迹。宣和御府物，有唐人跋。

王右军与桓温荐谢玄帖真迹。茧纸书，后有驸马蔡璘跋，杨和王故物，装潢用宣和法锦。杨和王，即杨沂中(1102-1166)，南宋初年名将，逝后追封和王。

苏东坡书晁无咎词。

杂帖一册(内有刘泾巨济墨迹一纸)。

《志雅堂杂钞》中另记有²：

还期帖。(癸巳三月十八)“新收中斋所藏献之还期帖，帖已开装。”亦是得自杨镇。

胡瓌啖鹰图，元伯几物，妙绝。时辛卯除日(即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除夕)，有人携来示以周密，此时已经不属于鲜于枢了。

书谱。“余尝在伯几家见书谱。宣和御题，用皂绫檀香贴捍，白玛瑙簪顶轴，高丽纸罽卷，黄夹罗囊檀香小牌，皆当时物也，后有御府大玺及前辈数印，甚奇。”前文提到焦达卿家藏孙过庭《书谱》，此处《书谱》所指应该也是孙过庭所书《书谱》。

二 鲜于枢的收藏与经济状况

梳理鲜于枢曾收藏的书画后，可将其藏品的流传线索大致列表如下[表一]：

[表一] 鲜于枢收藏书画的来源与去向

名称	入藏时间	来源	去向	其他藏家
颜真卿《祭侄文稿》	1282/1283	曹彦礼	张晏	宣和内府

〈1〉 前揭周密《云烟过眼录》，页139。

〈2〉 前揭周密《志雅堂杂钞》，页159、169、167。

(续表一)

名称	入藏时间	来源	去向	其他藏家
唐人《朱巨川告身》	1286	购于武林	张斯立	宣和、绍兴内府；后似被元廷籍没
《保母砖帖》拓本	1286			
定武五字损本《兰亭》	1289之前		独孤僧	贾似道
杨羲《黄庭经》	1291以前		乔篔成、汤屋	宣和内府
赵模《千字文》	1291之前		郭天锡	
《文思博要帝王部》		王芝、张斯立		
王献之《还期帖》	1293	杨镇		宣和内府
唐临《吴兴二帖》		杨镇	王城	
宋人《蚕织图》	1287年后, 1298年11月前	余茂舒		
《唐人书转轮王经》	1294二月前		张雨	后入明内府
赵孟坚《水仙》	1296正月前		刘元晖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			郭天锡	
高闲《千字文》			乔篔成	
怀素《猛虎吟》		赵与懃	张斯立	

从《祭侄文稿》题跋来看，鲜于枢的收藏在他至元二十一年(1284)来到杭州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并且收获了他一生中最为得意和珍爱的作品。元政府于至元十四年在扬州设江南行御史台，下辖岭北湖南道等八道，“为湖南宪司经历”，隶于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司的鲜于枢约不久后来扬州。发现于杭州的鲜于枢亲书的《鲜于必强墓志铭》^①中，长子鲜于必强至元十五年(1278)生于淮扬，又据《鲜于光祖墓志铭》，至元十八年(1281)其父光祖卒，鲜于枢尚在扬州行台掾^②，《祭侄文稿》的入藏在次年，当也在扬州。另一件入藏较早的作品，传徐浩《朱巨川告身》则是来到杭州后在杭州购买。总体上看，鲜于枢的收藏兴趣和购藏行为起于来杭以前，但藏品的大多数还是来杭后所得，他在杭州具眼云集的鉴藏圈中如鱼得水，其收藏的来源和去处几乎都在这个圈子内，如唐类书《文思博要部》得自张斯立家，《朱巨川告身》、怀素《猛虎吟》又为张斯立所得。

鲜于枢在元初收藏圈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志雅堂杂钞》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周密观画的场所之一，就是鲜于枢的困学斋。如周密记：“(癸巳)三月二十八日至困学斋观郝清臣字清甫所留四卷”；“(癸巳)十一月十九日访伯几，张受益在焉。观李成晴峦叠嶂横卷……皆司德用寄售者”；“司德用有山水一幅，甚古，上有五小字云后凉徐麟笔……甲午九月十一日观于困学斋”。在鲜于枢处，除了观赏他的藏品之外，更有其他藏家将自己的藏品带来一同观赏，如最为著名的众人齐聚在伯几府池上观羲之《思想帖》，被视为元初一次盛大雅集。其他藏家还会将藏品寄放在鲜于枢家中，甚至是在这里寄售，可见鲜于枢在

① 拓本藏浙江省博物馆，见《书法丛刊》1995年第1期。

② 前揭王连起《鲜于枢生卒事迹略考》，页73。

当时的收藏家中信誉卓著并且有重要的地位，这也提醒研究者不能将题跋中观画的书斋就当作是寻找画主人证据。

鲜于枢出身并不显赫，一生屈居末僚，与赵孟頫、乔篔成等任职朝中或王芝这样家底富足的藏家情况不同，因此有必要结合其经济状况分析一下他的书画收藏。

（一）各类开销

宋濂《元故湛渊先生白公墓铭》：“宣慰都事鲜于公枢，帅一时名士，援杜甫、邵尧夫故事，共买屋使之居。会李文简公衍出将，使指喟然叹曰，有才如是，坐视其穷，可乎。力挽起之，授太平路儒学正，先生不得已应命，未几摄行教授事。”

鲜于枢等为家贫潦倒的白斑置屋居之，应在白斑赴任当涂之前，方回《送白廷玉如当涂诗序》落款在至元辛卯(1291)，此时的鲜于枢居杭¹。除了养家糊口生活所需之外，还要购买古籍书画、各色古物、营建居所、延请馆师，还要对朋友伸出援手。

再者，元代夏庭芝《青楼集》中记鲜于枢轶事一则²：

曹娥秀，京师名妓也，赋性聪慧，色艺俱绝。一日鲜于伯机开宴座客，皆名士。鲜于因事入内，命曹行酒。适公出自内，秀曰，伯机未饮。客笑曰，汝以伯机相呼，可谓爱之至也。鲜于佯怒曰，小鬼头敢如此无礼！曹曰，我呼伯机便不可，却只许你呼王羲之！一座大笑。

夏庭芝家松江巨室，杨维桢曾馆于其家，家中藏书甚丰，但在至正十六年(1356)毁于战火，此书是他饱经离乱后“追忆曩时诸伶姓氏而集”。元人所记元时轶事，虽然其事不一定真，也可以想见当时名士文人之间的聚会，各种开销是少不了的。

元初发行中统钞，至元二十四年起发行至元钞，按规定与银价兑换均是以钞两贯换银一两，银锭以五十两为一锭。按《秘书监志》，“至元十年……秘书监焦友直……各人月支俸钞一百两”³，则从三品的秘书监焦友直的俸禄为两锭。而当时书画古物的价格，可参见《志雅堂杂钞》中所记：徐熙《芙蓉》十定；董源《著色山居图》有高宗御题，八定；智永《真草千字文》绝佳，七定；颜真卿《马病贴》有高宗题签，五定。另一方面，当时古物如青铜器、古琴等，价格要更甚书画一筹。“九月十日偕伯几访端父理问，出商尊一曰父已……文藻尤精，十二定买之”，“伯几云，仲山有宣和内府一琴绝佳，名冰清，开成中郭亮制，建中靖国中修其制作断文，皆非常琴可拟。向用钞四十定，今虽四百定亦不可得，与春雷行辈也。”鲜于枢于琴也十分喜爱，今天存世的一张唐代“大圣遗音”伏羲式古琴，有隶书铭“至德丙申”(756)，池下有“困学”、“玉振”两方印记，被认为曾为鲜于枢收藏，这样一张古琴在当时应该要价不菲。

¹ (元)方回：《送白廷玉如当涂诗序》，《桐江集》卷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

² (元)夏庭芝：《青楼集》，明钞说集本。

³ (元)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见容盛点校：《元代史料丛刊·秘书监志》页21，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元代初行中统钞时以银为本，物价稳定，但二十余年间物价渐长，“轻重相去至数十倍”¹。至元二十四年(1287)，“……至是米值十倍于前，以其中统言之，十余贯矣”²。米价由一石一贯涨至一石十余贯，以这个价格看周密所言的书画价格如徐熙《芙蓉》，十定的价格换算成钞则为一千贯，能够大致看出当时书画价格总体上是较低的。一方面体现出因动荡时代结束后大量书画作品释出而带来的书画市场繁荣，另一方面这也是以鲜于枢的经济条件而能购藏大量书画珍品的重要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自身的艺术修养、鉴定能力和在书画圈中的地位，对于成为大收藏家来说更为重要了。

（二）经济来源

元代物价高涨而俸禄却不高，到大德间郑介夫曾叹云：“外任俸钞从五品上，三十两，从六品，不满二十两，如九品，止十二两，以俸钞买物，能得几何？十口之家，除岁衣外，日费饮膳非钞二两不可，九品一月之俸，仅了六日之食。”³直到去世之前，鲜于枢被任命太常寺典簿，仅为从七品，薪俸依然微薄，“大德十年三月……太常寺典簿俸例月支俸钞一定，米一石二斗五升”⁴，可资比较。因此他在题董源画时会以董源的“官闲禄饱日无事，吮墨含毫时自娱”和自己的“谁怜齷齪百僚底”相对比。而鲜于枢终其一生，也只是都事、典簿，前者秩七品，可见鲜于枢的俸禄与赵孟頫是不能比的，何况出身家境相差更大。虽然今天我们认为鲜于枢的藏品精而富，但单从数量上看，仍与赵孟頫的收藏有一定差距，如《云烟过眼录》中记子昂“乙未自燕回出所收”⁵就有：韩幹《五陵游骑图》、吴道子《观音》、韩滉《五牛图》、黄筌《唐诗故实》等，董源《山水》、董源《龙水石》、崔白《兔》二轴、朱熙《牛》一卷、徽宗御画《古木寒鸦竹》、王齐翰《岩居僧》、易元吉《竹石獐猿》、徐熙《戴胜梨花》、赵孟坚《霜入千林图》；所得的书法作品有虞世南《枕卧帖》、李邕《葛粉帖》、颜真卿《乞米帖》、米芾《宝章待访录》。两相对比，可见鲜于枢收藏的“来之不易”，挑选藏品的时候，自然也会更为慎重。

当然，单单以为吏的收入，是不足以满足他的种种需求和书画爱好的。鲜于枢名噪一时，“当代论书法者，北尚鲜于，南推吴兴”⁶，想必鬻字应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关于此，尚未见到具体的记录，但《至正直记》记载了一则赵孟頫趣事，可以从中想见当时大书法家鬻字的情形⁷：

（孟頫）但亦爱钱，写字必得钱然后乐为之书。一日有二白莲道者造门求字。门子报曰，

1. 《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页2685，中华书局，1999年。

2. （明）长谷真逸：《农田余话》，见《山房随笔及其他八种》页3，中华书局，1991年。

3. （清）孙承泽：《元朝典故编年考》卷五，页311，文海出版社，1984年。

4. 前揭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页40。

5. 前揭周密《云烟过眼录》，页152。

6. （元）虞集：《虞集全集》上册，页403，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

7. （元）孔齐：《至正直记》卷一，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页657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两居士在门前求见相公。松雪怒曰，甚么居士？香山居士，东坡居士邪？个样吃素食的风头巾，甚么也称居士？管夫人闻之，自内而出曰，相公不要恁地焦躁，有钱买得物事吃。松雪犹愀然不乐。少顷，二道者入，谒罢，袖携出钞十锭曰，送相公作润笔之资，有庵记，是年教授所作，求相公书。松雪大呼曰，将茶来与居士吃。即欢笑逾时而去。盖松雪公入国朝后，田产颇废，家事甚贫，所以往往有人馈送钱米肴核，必作字答之，人以是多得书，然亦未尝以他事求钱耳。

看来大书家如赵孟頫为人作书的润格相当可观，鲜于枢的情况可能相差不远，如此方能大致填补其收入。

三 结论

鲜于枢收藏的书画作品，有两个明显的特点：首先书法作品的比例远多于绘画作品，前者有二十八件，后者仅五件，分别为唐韩滉《醉道士图》、宋《蚕织图》、胡瓌《啖鹰图》、赵子固《水仙图》、元画僧玉润《潇湘八景图》。其次，在晋、唐、宋、金、元书法作品中，数量最多为唐代，共十一件；其次为晋，有八件（定武《兰亭》、《保母砖帖》拓本、唐临《吴兴》帖等俱算在此类），宋人书法仅五件。鲜于枢善书，对于绘画没有特别的偏爱，这种收藏结构也透露出他追求“复古”书风的倾向，具体在晋唐之间，又更着意于唐。

鲜于枢藏品的来源和去向几乎都是同一批人，藏品从前代大藏家手中被继承，然后在元初的藏家网络里迅速流动，并被不断验证。鲜于枢为吏的收入低微，但生活之外更有交游、购买古物等诸多需求，鬻字应该是他补贴家计的重要手段。柳贯记录《唐临吴兴二帖》时，最后说到“使留之困学斋中，则六丁亦取之上天矣”⁴¹，六丁即道教中的六位神明，六丁取去还常被用来讲作品失落，如《敝帚稿略》“跋晦翁先生二帖……至十数巨轴。比年不幸，连遭寇，毁灭尽，为六丁取去”。柳贯此处说如果留在困学斋，此帖将难以再见，令人联想到鲜于枢逝世后《祭侄文稿》转手他人，看来在伯机过世后藏品的大量散出是毫无疑问的。

附记：本文由笔者硕士毕业论文修改而成，能付梓发表，实需感谢导师王连起先生的指导，以及论文答辩评审赵国英、余辉、张露、汪开老师及匿名评审对论文提出的中肯意见。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博士在读]

(特约编辑：杨 旻)

⁴¹ 前揭柳贯《柳贯诗文集》，页399。